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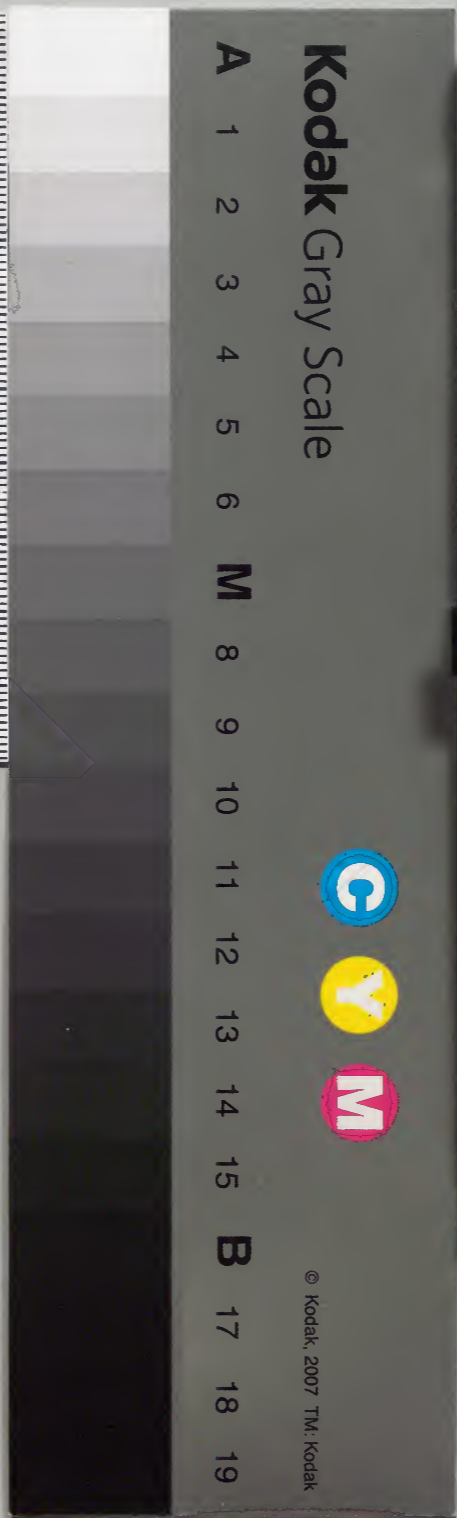
咳餘叢考

卷十五之卷十八

漢書門	
二七八	類
函號	架冊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七八
類	函號
架冊	一
一	一
三〇七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8
冊數	10 (4)
函號	307 178



陔餘叢考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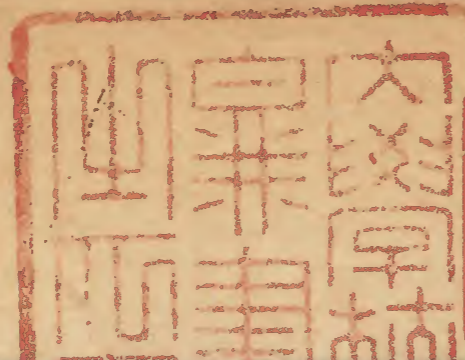
陽湖

趙翼

新刊

通鑑綱目

通鑑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為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為編年閏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爲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爲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

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和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爲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對酌于正閏也

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矣豈無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以綱目所書爲稍紊矣然律以春秋書法究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

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廙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廙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廙則俠累卽韓廙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旣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兩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既書盜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為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入殺韓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廐於朝廐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蹇哀侯而殪之謂使其君偽死以免禍是故哀侯為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即卒而子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為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蹇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為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為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蘇子古史曰嚴遂弑哀侯及相韓傀黃氏日抄已詳辨其非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遽書其廢於後斯為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宐改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復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
行化蝗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
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嘲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
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
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
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
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
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
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
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旣大書於
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綱目於興寧三年六月書益州刺史周撫卒

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旣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為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邱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即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冉胡奴之類而稱之為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宇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為姓名矣不知此晉之

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

權之立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為

太尉豈容高密兼之當從帝紀為是是高密王為司馬恢之之封爵瞭然可知

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

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為大司馬領司徒蓋修謁園陵

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既

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

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翔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車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然儼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况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與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為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儼蕭氏於司馬而以王凌自况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為凌之誤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
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
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
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尙未有獻公
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其曉豈
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詞遂
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
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
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叡
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
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
興治爲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
且訛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
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
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磔詩品三祖並列劉勰
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尙文詞
洵爲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
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爲務哉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沓干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釁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等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祖鴻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並爲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曾祖魏太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臺宇文深王傑伊婁穆樂遜俱嘗爲子都督各見本傳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陸倕書 卷五 二
佺殺突厥默啜潘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
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
尙書省六尙書兵部吏部爲前行刑部戶部爲中行工
部禮部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是
也雲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
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
氏訓子爲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爲證則尤有根據
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
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叅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
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
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遁顏
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
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侔也按鹿角軍中守衛
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畱車駕宿伊
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
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
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
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
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垣
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質實云
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
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爲平
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騶力
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尙讓稱平唐
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爲一
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質實云公主高
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
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
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旣曰宗女卽
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
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
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
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
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爲都虞

侯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槩上植市門
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
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
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
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車裂亂卒耶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
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
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
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
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
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
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謚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
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
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
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結蔡鄆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爲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芥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
曹華皆以兵討芥屢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芥陷宋州丙辰
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芥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爲
兗海節度使李芥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爲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棣之曹華卽破芥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旣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尙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鎔爲趙王羅紹威鄆王
劉守光燕王王處直北平王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梁以
錢繆

為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
閩王劉隱南海王隱卒又以其弟巖襲封

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為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

初封渤海

劉巖之南漢

初封南海又封越

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日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為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

之為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即

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

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

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

魏博壬申年滅盧龍癸酉年滅

鎮冀易定俱辛巳年滅

較為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

自為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即書荆南為一鎮

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為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

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

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即朱友謙時李紹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韜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為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謙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為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發明云夏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為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陳晉書卷之五
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為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為不仁何其予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日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按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為

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為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畱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畱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陔餘叢考卷十六

三皇五帝

陽湖 趙翼 耘菘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尙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孔穎達註尙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犧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三皇旣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秋日少昊冬日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爲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皆以少昊卽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

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祀五帝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舜蓋用穎達之說

宋五峯胡

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爲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爲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爲皇黃帝宜爲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爲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卽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卽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岐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尙臨御故禹旣攝

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罔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

東周也

說見呂氏大事記

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

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泰誓十有三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 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合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 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 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 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

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
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
卽正月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虫始震
在正月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
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
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
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
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
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
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
之五月故將獲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
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
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
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卽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
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
也周旣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卽以
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
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
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旣改從夏

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卽以冬十月起數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月而於尙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尙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旣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為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証此蓋據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為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為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及五鄙為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為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為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為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為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篇有某縣之用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為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滅鄆之類又莊王滅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

也

據此則郡亦周制

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尉

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旣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合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偓傳云偓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叅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成黨援門

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殉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無辜英引爲己罪代將死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

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
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
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
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
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亦竟太守歐陽歙欲舉督
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郵暉起而言曰延資性貪
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
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
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
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爲司

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
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
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
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
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
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
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
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
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
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
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
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爲所
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
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
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
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
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幕僚雖
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爲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
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
留後事白敏中爲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
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
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効
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
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
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
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
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
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
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
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三

卽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
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
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
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
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懶直子錄亦云
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卽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四
明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至三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自領
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
已分爲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
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卽位卽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
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
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爲母起雲陵募徙者
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
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
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爲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
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
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
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爲陵勿置縣邑
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爲
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六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
此議初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
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閎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
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
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
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
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
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園邸也
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
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
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
固是先事儲備然多人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
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
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
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
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
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
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
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
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甯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喪服也繫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卽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對簿爲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爲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墮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勝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爲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卽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尙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爲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冊曰今賜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如淳
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
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
者還未白事尚書卽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
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
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
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
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
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爲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爲長安令治獄穿地深
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
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
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
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爲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中常
侍侯覽遣諸生齋書屬之弼卽付獄拷死董宣爲北海
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爲當有死者丹乃殺路
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卽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
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得
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爲涿郡守遣椽趙繡按鄉豪
高氏繡爲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卽收
入獄殺之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
令貪贓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
出殺之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贓罪元收
考竟笞死于市王宏爲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
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
之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
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爲
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
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
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
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
棨戟卽爲斧鉞故凡列棨戟者卽得專生殺見後漢書郭躬傳魏
晉六朝則以持節爲重南齊書王敬則枉殺路氏氏家
訴冤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聞敬則曰臣知何
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
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
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
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爲刺史典
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上其事翰明日謂典籤曰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爲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兵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狗真源令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爲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略問數語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卽斬以狗舂置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置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待中行服鄧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楊仁爲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爲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

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廩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廩固辭廷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謚法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日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謚景桓侯周緤謚貞侯靳歙謚肅侯傅寬謚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謚

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忠武王劉秀之謚忠成公王宏謚文昭公王儉謚文憲公沈慶之謚忠武公王敬宏謚文貞公徐勉謚簡肅公王茂謚忠烈公褚淵謚文簡公劉劭謚昭公王廣之謚壯公柳慶遠謚忠惠侯蕭穎達謚康侯曹世宗謚壯侯呂安國謚肅侯蕭景先謚忠侯劉善明謚烈伯蕭赤斧謚懿伯沈君理謚敬子沈君高謚祁子陸繕謚安子沈炯謚恭子陸杲謚簡子庾杲謚貞子凡謚皆連爵并稱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

貞白先生。劉歊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謚。賜謚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為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諫。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諫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諫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是溫公亦以私謚為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

按國語。楚共王將葬。議謚于囊。謚之曰共。則古法上謚必在將葬。商臣於成王之死。而即謚之。乃悖逆之為非常例也。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

復之。靈公賜喜謚曰貞子。賜鉏謚曰成子。則又有生前定謚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為靈若厲。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謚者。又古謚法。多用一字。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謚法。率用

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誼卒。博士獨孤及謚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及謂義在美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謚曰文。冀缺甯俞隨會。謚曰武。二名之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謚不過一名。而曰故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謚曰文獻。李巽謂二謚非古。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世二名之謚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謚。嵇紹曰。謚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謚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食日萬錢。謚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墨襄。公宋書何勗謚荒公。南史蕭子顯卒。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蕭曄卒。謚替侯。沈約卒。謚隱侯。徐陵卒。謚章僞侯。周敷為周迪所欺被害。謚曰脫。北史鄭羲卒。尚書奏。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謚為文靈。魏于忠

謚武醜。穆崇死。請謚。太祖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遂謚為丁公。後周薛善謚繆。宇文直謚刺。唐書許敬宗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徼。嫁女蠻中。謚曰繆。其孫訟之。始改謚。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謚曰專。他如李程謚繆。房式謚傾。馬暢謚縱。韓宏謚隱。韋綬謚通醜。于頔謚厲。高瓌謚刺。裴延齡謚繆。元載初謚曰荒。德宗改為成縱。楊炎初謚肅愍。孔戣駁之。乃改平厲。宋夏竦初謚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謚文莊。陳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謚。榮靈是。唐宋時謚猶兼美惡也。近代有謚者。但于美謚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以惡謚者。蓋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謚。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

應贈謚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謚。其人必為朝

廷所眷惜之人。其謚自有褒無貶也。謚之最醜者。莫如楊左

惟東平王雲長沙王旦。元魏初有訖那。追謚曰煬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謚曰煬。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煬王皆各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為賢王而冤死。死後亦謚曰煬。此最在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列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即食某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

後漢書註封邑每戶輸錢二百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取羸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竝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諂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

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鈞弋夫人死蓋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卽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卽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鳩肅宗而魏隨以亡后亦爲爾朱榮沉於河而死于貴母死本屬矯枉過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之冤禍卽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爲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
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
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
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
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見各
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
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
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
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減矣孝文帝時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閭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受

盜跖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減其制

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享
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
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爲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
帝又以光武中興爲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
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七百二十餘人
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
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李錡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
蔣又一房自大功乎又曰大功錡之從
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勳乎曰期可乎又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
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尚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
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

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潁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帝馳入華林園惟津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彷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導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

後倣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閱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彷彿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彷彿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彷彿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其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旣遷長安於故城北

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
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
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
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內是也
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
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
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
昆明池是也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詰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
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
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旣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
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
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
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
卽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
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卽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溫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迫請卽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椽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纘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織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通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凡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悛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漑不協謂人曰到漑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爲盛德之事

羊欣傳不肯爲會稽世子元顯書扇元顯乃以欣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

寒人欣不以爲意王筠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爲尚書郎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皆嘗爲之吾得此踪昔人何多所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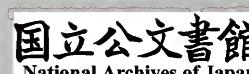
而單

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逵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爲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爲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微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爲望計賈原平子爲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奉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爲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為殊賞可見當時風尙右豪宗而賤寒峻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

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梁地爲欲贊益時政李彪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所養而爲卿相

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罷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敦謝瀟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續爲吏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所養而爲卿相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
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建元
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
有才幹可遷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
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
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
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革
用之革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革子喬爲荊州別駕州
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勸喬
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
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
爲妃救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
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膺仕本屬分所應
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
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
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
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
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閥閱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
德棻刑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
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畯第爲九等而崔氏猶
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
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次卽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乃用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顛察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琅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

二篇湛又撰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撰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賈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僞

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撰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

次第爲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撰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撰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詳更撰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埒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聞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嗤之以爲勲格又可見譜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爲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者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卽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朓當齊受禪時朓爲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朓曰齊自應有侍中遂不赴然齊受禪後朓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聞東昏死舉哀慟哭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

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即斬之及聞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爲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賤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澤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卽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理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口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處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以上一事亦見隋書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

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

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鄆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厯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薄海內外尊天子爲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賓輒遭夷縛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侃討斬之侯君集擊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爲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厥泥熟匐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啜可汗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僞葉護以降後焉耆復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龜茲擒其王訶梨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蜜時健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耆王降馭支獲龜茲于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傳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朝劉師立諭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隸瀚海磧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遺藏與隆各還本國安輯餘衆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祭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祿葉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爲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迴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陪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已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
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
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
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
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
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臯傳云臯
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值數千臯乞外官不
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
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爲八
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
晚崔祐甫在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
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
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閒劇普增其俸
爲竇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
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
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
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
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
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

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
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

中銓東銓

見五代史姚顛傳

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

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

遙遠河維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卽所謂

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

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

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

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銓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

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

補使號爲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

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

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

爲嶺南選補使韋伋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

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

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

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

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

李峴罷政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遜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閻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解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濬犯贓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過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卽斬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聞停此制也而遜齋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鐘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卽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如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常畜毒藥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統袴子弟鎬擇其尤不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爲木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可見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閻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豎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璉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構被杖死厲汝進查宗夔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考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昭莊景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崔陞王純之被杖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璉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鉉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造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

杖則以胡膏誣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龔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臯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黥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黥僑良才等杖畢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疊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旣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僚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撻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恥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藁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勅許以國史稿卽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峒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上之沈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峒之例請以史藁殘課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長內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

王并李多祚亦王常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圭爵之制然亦尙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劉闢之平也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酈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凌雲柵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戰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卽封朱忠亮以四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玳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洧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款卽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款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卽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卽封吳少誠未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慎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儻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鄜坊牙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
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
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
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
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卽令斬首懷恩懼遂致
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真源令其下大將六人
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卽
身受者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馭
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
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
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
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
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
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
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
都召友文故友珪弒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珪羣臣請入洛卽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卽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弑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卽位於莊宗樞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邪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權酷之重

榷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歆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租也邱濬曰雖罷榷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麴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榷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卽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東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稍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麩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尚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酷權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世臣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權酷之弊又不止廢削民貲而已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秫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盞可盡官緡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

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
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
公由吉徙穎二蘇由眉徙穎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
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
康節由范陽徙洛朱韋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
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州清雲南人家於
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

則好用老字其以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時御史王同老王堯臣之子見

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轍族孫見轍傳王廷老

老字伯敷見劉摯奏疏及王古傳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中及蔡京傳趙學老趙野之子見野傳杜莘老宋史有傳

王渙老王回子見鄒浩傳胡唐老宿之曾孫劉唐老見任伯雨傳高商老見黃幹傳劉德

老見李翼傳李商老公擇侄孫見東萊詩話曹醇老見夔臚閑評俞馮老見螢雪雜說

鄭唐老見陸游詩李漢老見隱庸雜志其以為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名覺

劉莘老名摯許崧老名翰趙德老名彥李延老名壽吳敦老名厚錢

醇老名藻乃明逸之從子彭巖老名汝霖彭宜老名弟張賓老名康呂安老名社

胡茂老名松薛直老名弼黃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漢老名邴薛

德老名徽張渭老名備徐商老名華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見宋史

潘邠老名大臨見蘇詩吳才老名棧有韻書傳世俞秀老名紫芝見石林詩話俞

清老名子中見直方詩話尹商老名躬見獨醒雜志陸蒙老名元光見庚溪詩話錢正老見

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晝卧詢知其能貿易卽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鎡園池聲伎甲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
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卽撥崑山良田千畝
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
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卽判五百萬
令詣司帑取錢司帑斬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
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卽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
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秩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息
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
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
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卽賢者猶不免也惟
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弩鑕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
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
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
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
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
緡漸憂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
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
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
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
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
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

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狗國忘家尤非諸將所
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
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
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
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元成宗封
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
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
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
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
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
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唐太
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爲表彰前賢
之始宋真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
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
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
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
者特免試卽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
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
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

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

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

為文貞公劉蕡為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

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冤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

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

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

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

特還歲幣即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即可之

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

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

世祖為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

稱臣納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

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

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

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既立

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為已

此迂腐之論元之務遠
略豈置宋目前而不取之
理哉

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璿在濟南李全之子降於
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
使不至乃命阿木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
伯顏大舉既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
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
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
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
關為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
引還後即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
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
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鉄門關又命皇子
朮赤察合台窩濶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
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剌夔國渡撈撈闌河與太祖會
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
角端始班師邪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鉄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
師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憲宗也
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蠻逃海高蒙哥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
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
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魯國下一百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為侃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元人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

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尙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害禕其時川陝悉為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即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遷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遷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寔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尙書專督祇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入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擊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安寺成佛像牕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栴檀佛像元貞元年用薄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歷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歲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啟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賫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萬頭詔易以蔬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萬羊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掌僧寺貲產元貞初勅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教等寺賜寺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天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爲佃戶大德中始放爲民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案引壁摔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

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
 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仁宗時在東宮奏罷之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
 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
 殺主妻妾殺夫皆得資緣倖免率以為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始禁之此
 其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
 為其所撓天下之財為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
 於僧可為炯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獻奏平齊戶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又請民犯重
 罪者以為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
 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
 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
 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答失乃蠻氏而為鴈門人泰不
 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
 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
 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
 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
 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
 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
 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為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姻則遼時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又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潁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為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為姓而名宦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郭縣人字伯顏楊朶耳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

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朶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温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昔刺本大興人皇子拖雷以其鬚黃賜此名楊寶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為名此又出于特賜者明史楊璟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有以蒙古語為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顏一為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為世祖時江西左丞一為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為武宗時駙馬一為文宗時左丞相一為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為順帝時右丞相一為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為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為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為太宗侍臣一為憲宗時扎刺兒部人一為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為駙馬

木安傳一爲武臣苦徹子一爲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爲丞相哈刺哈孫子一爲叛王合丹孫一爲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爲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爲文宗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爲烈祖曾孫一爲憲宗時皇族一爲蔑里乞部長一爲世祖時千戶一爲功臣劉國傑子一爲木華黎元孫一爲康里國族一爲仁宗初遼王一爲仁宗時雲南王一爲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爲泰定時中書叅議一爲順帝時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爲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爲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爲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府爲南京而以故元都爲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爲南京而以北京爲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叅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叅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尙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叅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叅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卽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卽授爲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爲網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俾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詳見舉人條內本無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卽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爲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卽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
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
返如故也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
爲舉人缺最下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
處之以此爲銓
曹一定之格明史邱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
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
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
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
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
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
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
之世乙榜至尙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

按宣德
正統成

化間乙科尙有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富皆會試副榜至尙書石璞由舉人至尙書楊
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巡撫新甲傳所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永樂
宣德中舉人其時尙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
甲科盛行而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

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

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

嘉皆以勤勞顯見禾
嘉傳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

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

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執
御傳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

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

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

李得筭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扈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年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面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陟會書考 卷一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
尚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
內決是臨政未久卽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
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
居西苑則并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
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奏禮部尙書徐階固請乃許
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
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
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
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
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

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
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
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
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歷
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
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
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
請勤視朝帝爲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
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
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
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

萬國欽傳萬歷十八年以火
落赤諸部犯邊帝召見申時

行等子皇極門蓋卽七月中事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正傳萬歷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歷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而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挺擊事一見羣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卽位高拱請絀司禮權還之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卽權歸於奄寺嬖倖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尙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
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
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
九年十月戶部尙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
吏部尙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
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
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
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聞追留
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
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
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
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